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苏联卷

10

重庆出版社

I 11
26
112



085781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10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陈兴芜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寇小平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10
苏 联 卷(10)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625 插页 6 字数 613 千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70-0/I·460
定价:30.00 元

封面图：
和平鸽
毕加索 作
装帧顾问：
张守义
装帧设计：
金乔楠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至 艾青 罗大冈 林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秧 萧乾

编委会

总主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埃
陈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羽	张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婴	施咸荣	殷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苏联卷编委会

主 编：李辉凡

副主编：钱善行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蜀平	李明滨	李辉凡	张 捷
钱善行			

内容简介

本卷收入七部剧本和一部电影史诗。
《侵略》、《前线》、《俄罗斯人》是苏联戏剧史上的名剧。《暴风雪》和《感情的考验》分别描写一批被囚苏军战俘同敌人的搏斗及一个城市的居民对法西斯占领者的反抗斗争。《女鼓手》和《列兵们》着力再现普通游击队员和地下工作者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的献身精神。《解放》是一部电影史诗的文学脚本，按时间顺序描写苏军从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到1945年攻克柏林为止的历次重大战役，集中表现了苏军最后击败法西

新的历程。

编辑凡例

1.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 52 卷:苏联 10 卷,法国 4 卷,德国、奥地利 4 卷,美国 3 卷,意大利 3 卷,日本 2 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 2 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 2 卷,欧洲多国 2 卷,东南亚 1 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 1 卷,波兰 1 卷,保加利亚 1 卷,南亚、西亚、非洲 1 卷,南斯拉夫 1 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 1 卷,朝鲜 1 卷,中国 12 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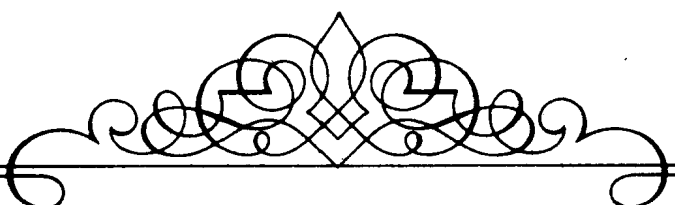
3. 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 30—50 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 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 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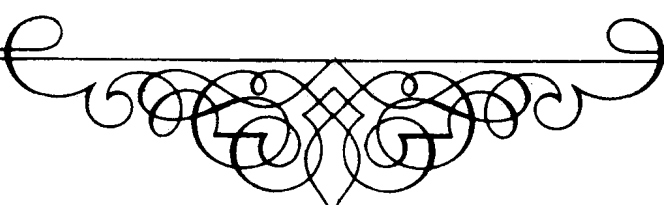
编辑凡例.....	1
侵略	[苏]列·列昂诺夫著 曹靖华译 1
前线	[苏]亚·柯涅楚克著 萧 三译 79
俄罗斯人	[苏]康·西蒙诺夫著 桴 鸣译 149
暴风雪	[苏]薇·潘诺娃著 郭家申译 225
感情的考验	[苏]康·费定著 禾人 迷 彊译 293
女鼓手	[苏]阿·萨伦斯基著 陈 玫译 377
列兵们	[苏]阿·杜达列夫著 陈宝辰 杜奉真译 443
解放	[苏]尤·邦达列夫等著 施 达译 509



侵 略

(四幕话剧)

〔苏〕列·列昂诺夫 著
曹靖华 译



ЛЕОНИД ЛЕОНОВ

НАШЕСТВИЕ

(ПЬЕСЫ)

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64 译出

剧中人物 塔拉诺夫,伊万·吉洪诺维奇(塔拉诺夫)——医生。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安娜)——其妻。
费奥多尔——他们的儿子。
奥莉加——他们的女儿。
杰米季耶夫娜——塔拉诺夫家的老保姆。
阿尼斯卡——杰米季耶夫娜的孙女。
科列斯尼科夫——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法尤宁,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法尤宁)——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
科科雷什金,谢苗·伊里奇(科科雷什金)——走红运的人。
塔塔罗夫 } 安德烈队伍中的人。
叶戈罗夫 }
莫萨尔斯基——过去是俄国人。
维贝尔——本城警备司令。
什普列——盖世太保中之恶棍。
昆茨——维贝尔的副官。
老人。
少年普罗科菲。
穿军大衣的青年。
游击队员们、军官们、穿男大衣的女人、堂倌、疯子、卫兵及其他。
故事发生在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的一座小城里。

第 一 幕

〔一所古老的石房子里，一个低矮的房角。这是塔拉诺夫医生的住室，室内按本世纪初流行的式样陈设，当时他刚开始行医。左侧有一道双扇门，通隔壁房间，门的上半截装着乳色玻璃。屋角里放着一张姑娘睡的普通床和一只梳妆台，用屏风隔着。许多装着镜框的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张是一个瘦瘦的、大额头，穿海军服的男孩的照片。从中间宽阔的窗户，可以望见一座俄罗斯外省小城黑漆漆的街道，远处的土坡上有一座钟楼。黄昏时分。安娜·尼古拉耶夫娜在桌旁写完一封信；杰米季耶夫娜在桌子的另一边，准备开饭。〕

杰米季耶夫娜 夜里连蟑螂都从厨房里跑了。（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不耐烦地打了个手势）都是跑德国鬼子的。到街上去听听也好。

安娜 可你还是什么都往家里拖。不是破马掌，就是讨厌的谣言。
〔叩门声。〕

杰米季耶夫娜 进来吧。谁还在那里砸门？

科科雷什金 （探头进来）对不起，是我，科科雷什金。我到处找不到伊万·吉洪诺维奇。

安娜 今天是他做手术的日子。马上就回来了。您进来等一等吧。
科科雷什金 不要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吧。

〔门关上。〕

安娜 科科雷什金！……你这人真怪！

〔她追上他，把这个固执的人引进来。这是一个视力不佳，年龄难以断定的人，穿一件别人的小大衣。〕

科科雷什金 那我就不脱外衣了，我穿着便服。我没有别的事，只不过请他在公文上签个字就行了。

杰米季耶夫娜 闭上你的嘴，别搅乱。我们在给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写信呢。(科科雷什金坐下，咳嗽了一声，把公文夹放到膝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人都像疯了似的。博罗夫科夫全家都走了。大妈拿着茶炊，坐在顶上。人都走了。

安娜 无论谁，哪里也不去。那不是科科雷什金，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

科科雷什金 (微微欠身)确实不错。都在逃走。

安娜 科列斯尼科夫刚刚还来过电话，什么也没说。可他是区执委会主席，总该知道的。

科科雷什金 连他也要走了。

安娜 那就让他们走吧。(低头写信)杰米季耶夫娜，别唠叨了。

杰米季耶夫娜 我没什么可唠叨的……不过都这么说，趁地还没有上冻，赶快把东西埋起来。(向科科雷什金)把阿尼斯卡的三件衬衣都拿走了。上边放着洗过的缎带，梳辫子用的……敌人连这也眼热呢。

科科雷什金 是哪一个阿尼斯卡？

杰米季耶夫娜 最近从洛姆捷沃来的我的孙女，跑德国鬼子来的。一下子步行走了40俄里。真够受啊！(科科雷什金同情地咂了一下舌头，又一动不动了)我勉强灌她喝了一点茶，她拼命发抖。现在我让她排队买糖去了。我这个孙女真疼人，总是奶奶、奶奶地叫个不停……(向安娜)我让她睡在箱子上。她能给您擦擦地，洗洗衣服。

安娜 当然。让她歇歇吧。(写完信)洛姆捷沃啊！伊万·吉洪诺维奇是在那里开始行医的，费奥多尔生在那里，放假的时候，到那里去过。一切变化多大啊！

杰米季耶夫娜 写吧，写吧，用慈母泪去浇灌他吧。(诚心地对孩子的照片望了一眼)就让他寄一张明信片来也好啊！

安娜 (粘信封)这是最后一封信了！如果这封信再没有回音，那就

由他去了。(略含泪,局促地)原谅我们。科科雷什金,我们跟您已往很熟了……

科科雷什金 我完全理解。(动情地)虽然因为健康的原因,我自己没有孩子……可我心里全有过,什么都享受过,原谅了自己的一切。(悄悄拭泪)我在您家里没见过费奥多尔·伊万内奇。

安娜 他出门了……杰米季耶夫娜,把窗户关上,马上会空袭呢。

科科雷什金 他出门很久了吗?

安娜 已经3年了。……3年零8天。今天是零9天了。(叹息)一件不明不白的意外……

杰米季耶夫娜 他是我们家里不走运的人。

安娜 一般说来,他身体很弱。是保姆把他带大的。他为人很善良,就是脾气很暴躁……(站起来)大概是伊万·吉洪诺维奇回来了。(杰米季耶夫娜把胶合板窗门关上,开了灯,到厨房去了。奥莉加穿夹大衣,戴一顶普通帽子,提着书包,下课回来。她眯起眼睛朝灯望了一下,然后低声说:“晚上好,妈妈。”就走到屏风后边。外边的骚动随着她的湿鞋底一起进到屋里。奥莉加脱掉外衣,安闲地站着,双手放在脑后)给你把饭热一热,还是等你父亲回来一道吃?

奥莉加 谢谢,我在学校吃过点心了。

安娜 (看了她一眼)你有什么事不好受,奥莉加?

奥莉加 不,是你想的。(从书包里掏出一叠作业本)我累了,可还得改作业。

安娜 可奥莉加为什么不看着我的眼睛呢?

奥莉加 是的。学校旁边刚刚过了军队。都鸦雀无声。是撤退的。

孩子们都安静下来,悄没声地坐着。于是突然一下子觉得空荡荡的……连狗也不叫了。(很严肃地)前线情况不好,妈妈。

安娜 什么时候……发生的?

奥莉加 昨天夜里。敌人的坦克绕道佩热夫斯克铁路枢纽站,楔入

梅德韦季。我顺路到科列斯尼科夫那里去了一趟，都在烧文件。

科科雷什金 灰烟满天飞，像下黑雪似的。景象真惨啊！

奥莉加 对不起，我没看见您，科科雷什金。

科科雷什金（冷酷地）最好现在用铁丝网把他们圈起来，用大炮把他们通通消灭光。

奥莉加 我们在后方谈论战争当然容易。可是那里……

安娜 可还发生了什么事，奥莉加？（奥莉加不作声）您没吃饭吧，科科雷什金？您上厨房去吧。（对门）杰米季耶夫娜，给科科雷什金弄点吃的。

科科雷什金 您真是太好了，我在您家里养胖了，安娜·尼古拉耶夫娜。（下。母亲怀着期待的心情望着女儿）

奥莉加 不过，你别怕，妈妈……他活着，身体很好。一切都很好。我刚看见费奥多尔了。

安娜 在哪里？在哪里？

奥莉加 在广场上……那里有一个大水洼，水洼上起波纹。他站在跳板上，眯着眼睛往黑暗里盯着看，一个人……

安娜 大概穿得破破烂烂，样子很可怕，穿破皮靴……是吗？

奥莉加 不……很瘦。我听见他咳嗽的声音才认出来的。

安娜 他回来很久了吗？

奥莉加 我没到他跟前，我在大门口看见的。后来我就跑回来，先来告诉一声。

安娜 我们站在这里干什么……杰米季耶夫娜，杰米季耶夫娜！（杰米季耶夫娜跑上）杰米季耶夫娜，费奥多尔回来了。预备开饭吧，从柜子里拿点酒来。对，喝点酒解解寒。给我找点东西穿上，我去跑一趟。不然一跑又是一千年不回来……

杰米季耶夫娜 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您生儿子的气，这么快就忘了。

奥莉加（拉住母亲的手）您哪儿也别去。他自己离家出走，让他自己回来。（在寂静中倾听）有人在咱们储藏室走路呢。（她们仔细听着。一阵铁器的震颤声）肩膀碰着洗衣盆了。大概是来找父亲的病人吧，黑灯瞎火迷路了。

杰米季耶夫娜（向前室走去）我们的门又没有插。

安娜 不用了，我自己去插门。

〔安娜下，随即听见一声微弱的惊叫声。这叫声只有母亲才能发出来。接着传来一个谦逊的男低音的说话声：“好了，妈妈，别哭了。手脚都在原地方，脑袋在胳膊窝里，一切都好好的嘛！”〕

杰米季耶夫娜 母亲可等到过节的日子了。

〔母子站在门口，她这时显得这么瘦小，挽住他的臂肘——这显然使他不快。费奥多尔——高个子，像父亲一样的大额头；深陷的眼睛里闪着机警、粗野的光芒。两撇时髦的小胡子，对他很不相称。皮大衣日久发硬了，肩上被白灰弄得很脏，两只皮靴都是泥污。香烟在牙缝里冒烟。〕

费奥多尔（从母亲紧抓着的手里挣脱出来）你好，妹妹。你不讨厌跟我握握手吗？

奥莉加（半信半疑地向他走去）费奥多尔！费奥多尔，亲爱的……（她的突然激动使他感到窘迫，他后退了一步）

费奥多尔 你知道，在路上我感冒了……别忙。（突然一阵剧咳使他震颤。香烟掉到地上。奥莉加不知所措地将香烟拾起来，放到烟灰缸里。他把手帕放到嘴上，然后习惯地塞到袖筒里）

费奥多尔 你瞧，我成什么样子了……

安娜 费奥多尔，到炉边去烤烤吧。咱家炉子烧得很热。你把皮大衣脱了。给我，我把它挂起来。

费奥多尔 好了，我自己来。（更不耐烦地）我叫你撒手。（母亲显得更加渺小，后退了一步。他把大衣竖在门口地上）它不配挂